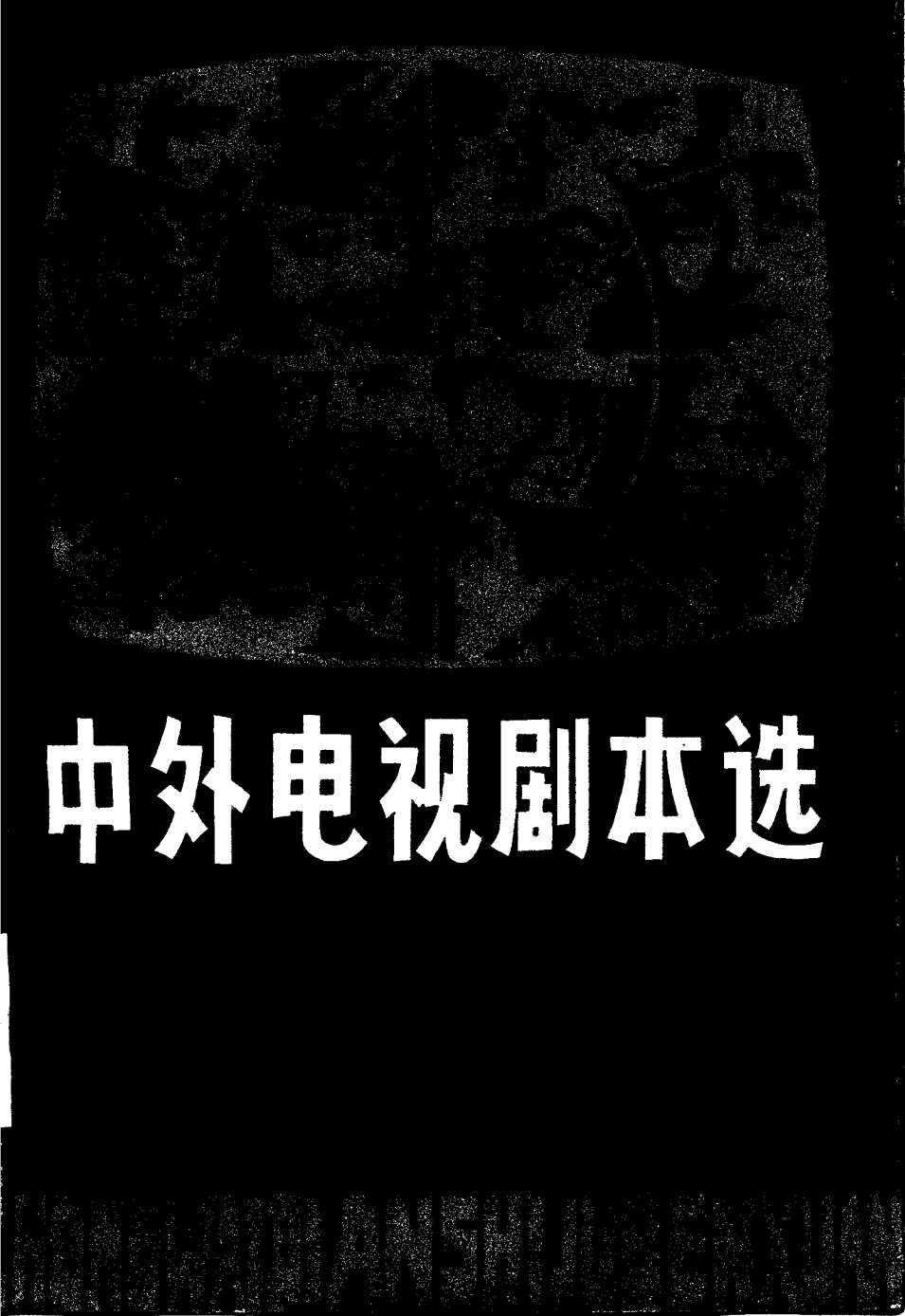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外电视剧本选

中外电视剧本选

责任编辑 张 奇 熊冬华
封面设计 钱大喜

中外电视剧本选

本社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3.375印张 500千字 插页1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000

书号 10115·534 定价 2.10 元

目 录

卡尔·马克思青年时代 (苏联电视连续剧)

〔苏〕阿·格列勃涅夫、鲍·多勃罗杰耶夫

列·库里扎诺夫编剧 (1)

乌 兰 汗 译

鲁 迅 童汀苗 史践凡 编剧 (100)

蹉跎岁月 叶 辛 编剧 (179)

铜 鼓...·薄 非 王黔生 黄 放 汤保华 编剧 (319)

一个记者的日记 师 征 编剧 (494)

F·973.....李愿杰 编剧 (543)

夏天的闪光 (日本电视剧)

.....〔日〕杉山义法 编剧 (646)

谢宜鹏 谢宪文 译

夏天的暴风雨 (美国电视剧)

.....〔美〕罗德·瑟玲 编剧 (692)

达 人 译



卡尔·马克思青年时代

(苏联电视连续剧)

编剧：〔苏〕阿·格列勃涅夫

鲍·多勃罗杰耶夫

列·库里扎诺夫

翻译：乌

兰

汗

第一集

一个常见的形象显现在荧光屏上，我们从孩提时代就熟悉他。大胡子、高额头、黑礼服、吊在细带上的单眼镜。这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卡尔·马克思，《资本论》的作者。我们从相片上认识的马克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他安逸地坐在软椅上，一边思索，一边慢慢地叙述着：

“一八一八年我出生在摩塞尔河畔德国古城特利尔市……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八个人。我父亲当年受过穷，熬过艰辛的日子，所以他殷切地盼望我们这几个孩子能得到良好的教育，并在社会上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……一八三五年，我十七岁，特利尔市中学毕业之后，便前往波恩市，考入大学，按照父亲的愿望我应当学法律。这是我独立生活的第一年……

一辆马车走在德国古城的街道上。马车经过一条街，又一条街。整洁的房屋，各种各样的匾额；小小的公园，围着铁栅栏。我们看到的是波恩，这是莱茵河畔的一座城市。街道寂静无声，处处显得幽雅与舒适。街上只有个别行人和一辆慢腾腾的马车。车轮吱吱，马蹄嘚嘚。

马车里的乘客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，他头戴大礼帽，随随便便地向大路、街道张望，脸上既没有特别感兴趣的表情，也没有显出焦急的样子……他终于来到了他要去的房前，这是他长途旅行的终点。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下了马车，踏上人行道，从车夫手中接过自己的提包，付清车费，不慌不忙地跨进大门。

木板楼梯，一踩就响，他沿着楼梯登上二楼。他歇了一口气，拉拉铃绳。

一位胖太太小心翼翼地门后探出头来。

“先生，您找谁？”

“对不起。我儿子在您家租了一个房间。”

“您是司法参事先生吗？”女人急忙问道。“请进……遗憾的是大学生先生现在还没有回来……”

“还没有回来？”

“是的……不过，请您赏光……请进屋吧。”女人发现来客面有窘色，恳求道。“您大概是远道来的吧……请往这边走，这扇门……大学生先生可能回来的要晚些。象他这么年纪轻轻的，这种事常有……”

但，来客的样子，他的表情，都说明他不想进行亲切谈话，也不想微笑。司法参事先生徐徐环视儿子的房间。他在这儿看到的情形，至少使他感到寒心。椅子上、桌子上堆满了书籍，这儿还乱扔着一些烟蒂，因为烟灰碟里已经容纳不下了。还有一些没能装成册的零散的手稿，其中有一页在开门时飘落到地板上。司法参事先生弯下身，把这页手稿拾了起来。

“大学生先生严格禁止我收拾他的房间。”女房东说话的声音里带有歉意。

这时，来客却对那一页手稿发生了兴趣，然后他开始翻阅全部手稿；他拿着原稿，有些惊异。他向女房东瞥了一眼。

“如果您不反对，我想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”参事先生说。

女房东领会了他的意思，点了点头，离开了房间。

可是，她随即又回来了。

“给您杯咖啡吗？”

“好，谢谢您。”客人漠然地回答。

稍事停顿之后，他毅然决然动手收拾房间。他把烟灰碟里的东西倒在纸篓里，把书籍摆好，一本挨着一本。他在沙发上腾出一个角落，坐下，擦额上的汗珠。

古城波恩的夜晚。街上有一群寻欢作乐的大学生。他们

人数众多，熙熙攘攘，横贯整条街，吓跑了路上稀少的行人。一栋楼房上有一扇窗户开了，探出一个头来，大声叫道：

“你们是不是能停止这种胡闹？你们妨碍大家睡觉！”

大学生们惊讶地停住了脚步，仰起头。在这一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过了片刻，有个人顶了一句：

“我们碍了谁啦？老家伙，伸出你的脑袋来，让我们见识见识！”

人头缩了回去。接着，窗扉砰的一声关上了。哄笑声四起。这群大学生在窗下又站了少许，然后向前走去——现在是满街大声歌唱！

他们又停住了。有个年轻人不安地望着二楼上的窗户。窗里有灯光。有个人影一闪而过。

“哥儿们，我家有人！”

“当然是姑娘罗！”

“这需要检查一番！”

“时间别耽误太久呵！”

年轻人没心开玩笑。他离开同伴们，奔向大门。

有人在背后喊道：

“快点，卡尔，我们等着你！”

室内燃着蜡烛。亨利希·马克思坐在软椅上，一动不动。

“父亲！”卡尔低声唤道。

他站在门坎上，随身轻轻地掩上了门。

老马克思仔细打量儿子。现在他的心情大概很沉重，他

在考虑青年人那种有害的轻浮行为。卡尔的外表很能说明这一点；由于奔跑，他累得满头大汗。他屏气敛息，希望显得镇静些，但他的样子变得更加可笑。

“你好，卡尔！”

他们终于相互亲吻了。

“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，”父亲说。“你把我们完全忘掉了。我和你母亲不知该怎么办。所以我就来了……”

“你吃过饭吗？”卡尔关切地问。

“吃过了，谢谢。你的女房东给我煮了一杯咖啡……现在我明白了，你太忙了。”父亲用眼睛扫了一遍房间。“很难挤出一两个小时来写信呵！”

“爸爸，这事都怪我……请你告诉我，你身体怎样？妈妈好吗？索菲娅好吗？你常见燕妮吗？”

父亲默默地点头。

“是呵，”他说，“燕妮向你问好。她要求你给她写信，信也许不必太长，但不可太少……她当然不知道你是异乎寻常的忙……”

“呵，爸爸，简直是一点时间也剩不下了，”卡尔回答时似乎没有发觉父亲的嘲讽。“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又旁听两门功课——施勒格尔教授的课和阿尔顿教授的课。如今我同时学六门功课，你也会同意，这不算少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，你亲自说过：知识的原野是无法测量的，而时间，可惜有限……”

这是什么，是嘲讽吗？……亨利希·马克思细心观察儿子。

“负担是否太重了？阿尔顿教授讲的是……”

“呵，是现代艺术史。”

“很好。我并不赞成律师只懂法律学。这是合理的……”

“再说，法学学科相当枯燥。”卡尔走到窗前，接着说道。

“枯燥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惊异地反问道。“和什么相比？……你具有多方面的知识，这当然值得表扬，不过钻研的学问是否过多了？若是我的话，我觉得应当把精力集中一些。”

卡尔望着窗外，回答道：

“好吧，爸爸。”

“请你告诉我……你这些开销，也是你钻研多方面知识的结果吗？（他在窗外看见了什么？！）你需要出去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那群大学生仍然站在那里，站在窗外。他们在等候卡尔。

“你四个月时间化的钱，比我一秋天挣的钱还要多。”父亲接着说。

“是的，是这样。”卡尔表示同意。

“希望你的账单今后开得短些，数字小些。你听课，不是什么有趣味的娱乐，可也不能象封建领主那样挥金如土。我看，那也不招人喜欢……他们不是来找你的吧？”父亲听见从街上传来的吵声，问道。

“不是。”卡尔冷淡地回答。

“你们这儿一过半夜总是这么热闹吗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嘲弄地盯着儿子。“请你为我作个说明，这都是些什么化销。你欠债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我上月给你汇的款也是为了还债吗？”

“你希望我开诚布公地回答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是欠的啤酒账。”

“什么账？”

“啤酒账……你要知道，啤酒会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规定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！什么会？！”

“啤酒会。你不是希望我开诚布公嘛！啤酒会。啤酒会有法典，有一整套惩罚办法。在某一个时候，要由某一个人来付款，如果这个人被选为会长之一，那就更是义不容辞。”

“什么会长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瞪着吃惊的眼睛望着儿子。
“什么会的会长？你胡说些什么！看来，我不得不要求把你调到别的大学去读书。”

“那可太遗憾了。”卡尔说。“至于会长嘛，如果你对这事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会长是受朋友们信赖的人，他要出面保护他们的荣誉与尊严。这责任可不小。如今，贵族老爷们至少知道他们的高贵的耳朵在某种情况下是会被割掉的。”

“用什么办法？”

“用剑。”卡尔沉着地说。

“不过，我认为，一个深谋远虑的人遇到不得不动剑的时候，他会轻易而体面地摆脱这种处境。”父亲说。“你要知道，卡尔，”他庄重地停顿了片刻，示意下边的话题很重要，

“作父亲的权利迟早有一天要结束……然而父亲的爱是不会结束的！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矛盾，它会造成一种意想不到的复杂的，甚至是悲剧式的局面。将来总有一天你就会理解

这种局面并重视它……你们不需要我们的生活经验，我们的生活经验一钱不值，你们需要自己的生活经验……提防迈错步？教训人？为了什么呢？让别人听你训话，摆出必恭必敬的样子，其实人家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呵欠？……那不行。不过我想告诉你——不是作为规戒，而是让你知道并且记住：你我都没有田产可以供我们养尊处优，也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作人的尊严的头衔…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具有的就是我们的职业，不管这种职业是否枯燥乏味，还有我们辛勤的脑力劳动和我们的双手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一无所有了。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，并牢牢记住……”他盯着儿子。“好了，你去吧……去吧，……他们在等候你！”

年纪稍老的马克思。马克思在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生平：

“我的可怜的父亲呵……他猜想到了许多事，但并非所有的事！当时我被点名进行决斗。我必须战斗，以便卫护我的同乡们的荣誉。在这之前，我因为破坏了夜间的肃静而蹲了一昼夜的禁闭……我那时很年轻，很轻率，而且已经长时间处于热恋中！”

燕妮·冯·威斯特华伦在弹琴。

她二十二岁。她是特利尔市第一美人，父亲的娇女。她周围的少女所梦想的一切，她都具备：年轻、美貌、聪慧、幸运和富有。

燕妮在弹奏莫扎特的奏鸣曲。这是个幽静的家。房子的另一端，门响了一声，传来了脚步声，然后又传来了说话声。她停止演奏，谛听。

“是呵，当然罗，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“小姐也在家……请进，我去禀报一声……”

男人的声音回答说：

“谢谢。”

燕妮顿时屏住了呼吸，有些紧张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伸长了脖颈。

“卡尔，我的好孩子！”从附近传来了她父亲的声音。

青春焕发的马克思在这家主人的爱慕的目光下，在客厅门口止了步，这是一种谦逊的表现。他身穿大礼服，庄严端正，仪表堂堂，毫无大学生狂暴生活的遗痕。

“你完全变成大人了！喏，你好，我见到你很高兴。你长得多大了……儿童时代的时间过得慢得很，对不对？真想催着时间快走！喏，到我的书房去！我照旧用‘你’字来叫你，我估计你不会因为我不客气而责备我吧？”老冯·威斯特华伦一边说一边继续端详卡尔，同时把他引进自己的书房。

进了书房，他请卡尔坐下，自己安安稳稳地坐在他对面的软椅上，准备进行一番亲切的交谈。

“讲一讲你的近况吧！看些什么书，想些什么事？你父亲对你很满意。他夸奖你，我看他说的是真心话……还有，他认为你过于热情了。”威斯特华伦探视着这个青年人的面孔。“他认为，这会妨碍你学习法学科学。这对法学科学来说，就更要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这并不是我们生活中最有趣味的话题。好在他现在听不见我们俩的谈话！”

仆人走进书房，他吩咐道：

“咖啡，请给我们端杯咖啡来！然后把所有的门都关上。我不在家！”

这家主人用这种办法造成了充分友好信任的气氛之后，转向他最喜爱的话题。话题的中心便是书。他从书架上默默地取下一本书来，意味深长地伸起一个手指。他从另一个书架上取下另一本书，把两本书摆在客人的面前，自己又去取第三本。

“你写诗吗？”

“有时写。”

“你的英语学得怎样了？”

“靠字典可以阅读。”

“莫非说现在还往你们脑袋里灌输拉丁文？……你把那个梯子搬过来。我现在给你看一件东西，你会大吃一惊的……我还没有问你，你有时间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

“你大概想见一见燕妮吧？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。”

“绝对可以……你先爬上梯子去……不，不在那儿？往下一点。看见那本书了吗？往右。再往右……那是什么？”

“莎士比亚？”

“莎士比亚！这不仅仅是莎士比亚，是原本的莎士比亚！《夏洛克》的第一版！”

年轻的女佣人送来了咖啡。她把咖啡放在茶几上，走了。

“琳蓓，”威斯特华伦把她唤住，“如果燕妮小姐在自己的房间，请她来一趟。”

卡尔手中捧着书，凝神地站在梯子上。他盯着门，女佣人刚刚消失在这扇门后。

“你注意一下出版的年代，”威斯特华伦对他又开了口。

“这本书是从伦敦给我寄来的。它可价值连城呵……”

燕妮走了进来。她站住了。

“卡尔？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燕妮。”

“我真高兴在我们家里看到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你是回来度假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“我也同感。”

燕妮从下往上望着卡尔。

“你能不能下来？”

“能。当然能。”

卡尔终于从梯子上爬下来。他手中拿着书。他把书递给了威斯特华伦。

老人慎重地提示道：

“我看，我们今天无法研究莎士比亚了。虽然，你已经看见了，这是极罕见的版本……我不知道燕妮有什么安排。”
他说的时候瞧了瞧女儿，“不过你们可以去散散步。”

“谢谢，爸爸，我有点儿感冒。”

“我也有点儿咳嗽……”卡尔接着说。

看来他们二人都想坚持己见，看谁拧过谁。威斯特华伦望着卡尔。

“你已经吸烟了吗？”

“偶尔。”

“我一般是用新鲜空气医治感冒。”

“爸爸，卡尔不需要新鲜空气。”燕妮当即说道。

老威斯特华伦把目光从女儿身上转到卡尔身上，然后又从卡尔身上转到女儿身上。他力图识破这个哑谜。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可以留在这儿，看看书籍。”

“谢谢，爸爸。你让卡尔太满意了。”

父亲走了。只剩下燕妮和卡尔二人。他们一句话也不说，两人相距甚远，各自专心阅读自己手中的书。

“你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写的信太少了。”卡尔终于开了口，眼睛仍然盯着书。“原谅我吧！情况就是如此。我从来没有把你忘掉……”

燕妮默默不语。

“我想你。一直在想你！……从未间断过……我曾经跟你交谈……燕妮！亲爱的燕妮！”

燕妮不搭腔。

“你要知道，我是不会让步的，”他接着说，还是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。“这已经是定局了。”

现在他抬起了眼睛，但是没有遇上她的目光。

燕妮仍然捧着书站着，眼睛盯着书本，仿佛没有听见他说话。

“燕妮！”

他心情不安地望着她。燕妮不回答。

于是他向她迈了一步。又一步。

他手中拿着书，甚至没有来得及把书放下，热烈地把燕妮拉向自己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燕妮刚刚叫了一声，他已经吻在她的嘴唇上了。

她挣脱开，跑了。她惊骇地望着他。她在整理松散的头发的。

“不许你这么做！永远不许你这么做！”

门开了，女佣人琳蘅走进书房取咖啡具。小姐和客人的样子显然弄得她有些难为情。她马上把目光移开，好像是脸红了。为了不看他俩，她向小茶几走去。咖啡杯放在盘上，没有动过。

“我收拾吗？”她问道，不肯转身。“是不是给你们换杯热咖啡？”

没人回答她，她侧身，目光向下，急急向门口走去。

他们二人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荧光屏上是七十年代的马克思，他在回忆自己的生平：

“我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在特利尔市罗马街的这栋房子里，在威斯特华伦家的这栋老住宅里度过的。门第不同没有妨碍我们两家的友好交往。世袭贵族、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·冯·威斯特华伦是我父亲的好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”

一幅幅描金镜框里镶着望族祖先的画像。

威斯特华伦全家人聚集在桌前进午餐。其中有两位客人：亨利希·马克思和他的儿子。

卡尔与燕妮坐在餐桌的两端。燕妮和兄弟们在一起，卡尔和父亲在一块儿。他俩之间无法交谈。然而交谈又始终没有停止。只要燕妮一抬眼睛，她就会遇见卡尔仿佛是偶然射向她的目光。

“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思维，往往是怀念过去，”这家的主人在讲话。“我们是在回忆往事中寻找安身之地……而他